

过年还乡，中国人的情感密码

每年春节来临之际，各地的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机场人潮涌动，到处都是归家人行色匆匆的身影。不论身在何方，不论路途怎样遥远，哪怕是买上一张无座车票，站着也要回家。在他们的心中，全都渴望着去实现一种情感目标——回家，享受故土和家园的温馨。是的，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这再寻常不过的家常话语，道出了中国人回家的心声、还乡的情结。

对于中国人的春节还乡情结，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进行过深入分析：“这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的年味——‘乡愁’在深深吸引着他们。”每一张小小的车票背后，都有一份让人动容的乡愁。在车票的终点站，有家在那头，有父母、亲朋、邻里，还有那些分外亲切的老物件、老陈设以及童年的记忆。“这些‘数以亿计’的乡愁最终汇流成中华民族千古不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”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包含了诸多的精神含义——团圆、欢庆、祥和、平安。千千万万在外工作的人千里迢迢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，就是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人间梦想——团圆。“这个时候的故乡、故土、故人就变得特别重要，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园和生命的原点，一解乡愁。”

的确，回到故乡，与家人团圆、一起过年，这是中华民族的

民俗文化，也是中国人在春节期间一种普遍的心理寄托、情感归宿。

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传统、重视节日、重视人情味的民族。“旅馆寒灯独不眠，客心何事转凄然。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“稚子牵衣问，归来何太迟？共谁争岁月，赢得鬓边丝？”“人言落日是天涯，望极天涯不见家。已恨碧山相阻隔，碧山还被暮云遮。”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着花未？”“岭外音书绝，经冬复历春。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这些古诗词中表达的都是中国人还乡的主题。在这些诗句中，洒落的是人间情，抒发的是团圆意，表达的是回归心，寄托的是对幸福的期盼，诉说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……

诉说心底的乡愁、回家的渴望、还乡的期盼，这已成为中国诗人、作家深厚的文化情结、集体文化意识。台湾女诗人席慕蓉向世人抒发着这样的情怀：“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不会老去。”无论走到哪里，游子对故乡的思念永远不会湮灭。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，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。后来啊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。而现在，乡愁是一

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”，道出了他对故乡的无限思念。

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乡，故乡不仅仅是我们的诞生地，也是精神生命的基础。我们的回家、还乡，是在精神上、灵魂上对故乡的皈依。因为我们懂得，如若失去了家园这个精神故乡，我们就会像浮萍一样失去依托。

有文化学者分析过中国人“回家”的文化根源。过年回家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其实不只是亲情之爱这么简单。在我们民族众多的文化仪式中，回家的文化记忆、精神情结，大概是保存得最为完整和深刻的了。经过数千年的传承，它早已内化为我们的情感密码，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性行为。

现在多把过年还乡看作一种民俗，流传的也是一些民间传说。其实，在古代，它首先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传统礼仪。虽然很多传统仪式如今早已被人们忘记了，但过年回家作为一个强劲的文化密码却被保存下来。人们在过年时也许少了一些敬神追源的念头，但歇息身心、抚慰灵肉的渴望，却仍然存在。这就是年年春节数以亿计的还乡人的生命动力，无论多么艰难也要回家。其实，大家想回的不只是那个儿时的家，内心更渴望回到的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故乡。

□许民彤

一语成讖的 春联

□郑学富

春联是中国文学和民俗相结合的产物，起源于原始巫术桃符。人们在桃木板上画或刻上降鬼大神神荼、郁垒的画像，挂在大门两侧，用以辟鬼祛邪。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造桃板著户，谓之仙木……桃者，五行之精，厌伏邪气，制百鬼也……帖画鸡户上，悬苇索于其上，插桃符其旁，百鬼畏之。”唐朝以后，唐太宗的两名爱将秦叔宝和尉迟恭成为门神。北宋文学家、政治家王安石有《元日》诗曰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清代《燕京岁时记》记载：“春联者，即桃符也。自入腊以后，即有文人墨客，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，以图润笔。祭灶之后，则渐次粘挂，千门万户，焕然一新。或用朱笺，或用红纸，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，缘以红边蓝边，非宗室者不得擅用。”可见清朝皇宫内和王室贵族是用白纸书写春联。

第一次在桃符上书写对联，始于五代时期。五代时后蜀每到除夕，诸官门各给桃符一对，一般都是上题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四个字。后蜀主孟昶即位后，诛杀了恃功骄横的大将李仁罕，整顿吏治；攻取秦、凤、阶、成四州，尽有前蜀之地；劝农兴教，经济文化有了发展。孟昶好学能文，喜欢儒家经典。后蜀有个学士叫辛寅逊，曾任司门郎中、翰林学士、简州刺史等职。964年春节，孟昶令辛寅逊在桃符上题写联语，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。《宋史·世家二·西蜀孟氏》载：“每岁除，命学士为词，题桃符，置寝门左右。末年，学士辛寅逊撰词，昶以其非工，自命笔题云：‘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。’”宋人张唐英撰写的《蜀梼杌》也有记载，内容大同小异。

更富戏剧性的是，孟昶所题的春联就应验在自己身上。作为皇帝的孟昶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亲佞远贤，好大喜功、奢侈淫靡，连夜壶都用珍宝做成。辛寅逊敢于直言，多次上疏进谏。孟昶虽没听劝，但也未降旨怪罪，反而提升了辛寅逊的官职。964年11月，赵匡胤兵分两路攻蜀，66天后，即次年(965年)正月十一，孟昶见大势已去，举城降，后蜀亡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太祖令吕余庆知成都府，而‘长春’乃圣节名也。”赵匡胤于同年二月任命吕余庆知成都府，管理曾经的后蜀国。南宋史学家李攸编撰的《宋朝事实》记载：“后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，帝生于大内甲马营，以其日为‘长春节’。”建隆元年(960年)，赵匡胤根据宰相的奏请，将自己的生日二月十六日定名为“长春节”，即所谓的“圣节”。孟昶亲自题写的春联“纳余庆”“号长春”，竟然一语成讖。

□刘鹏飞

文人日记中的春节旧书摊

前天读潘荣陛在乾隆年间写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，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引起我的注意，“每于新正月旦至十六日，百货云集，灯屏琉璃，万盏棚悬，玉轴牙签，千门联络，图书充栋，宝玩填街”。很明显，这是写琉璃厂书市景象的。的确，晚清文人学士大多爱在春节期间逛琉璃厂书市。

萧乾在他的《北京城杂记》中就已经说过：“我最怀念的，当然是旧书摊了。隆福寺、琉璃厂——特别是年下的厂甸。我卖过书，买过书，也站着看了不少书。”正是因为如此，萧乾先生非常留恋怀念琉璃厂的旧书摊，并盼望有一天北京还能有这样的旧书摊，让“知识分子互通有无”。

其实，那时喜欢在正月里逛琉璃厂旧书摊的，不仅仅是萧乾一样的“儒生”，一些“士大夫”对此也情有独钟。只要我们翻看那个时期的日记或笔记，都能在琉璃厂旧书摊上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
从翁同龢的日记中，我们知道他是从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开始“游厂”的，并且连续四次前往。这与文史学家李慈铭第一次逛厂甸的时间相同，而且他们还都在1860年的正月十三和1861年的正月初十分别去了厂甸。所不同的是，翁同龢大都“无所得”，李慈铭多是收获颇丰，“捆载而归”。

据《藤阴杂记》记载，程晋芳送给袁枚的诗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势家歌马评珍玩，冷客摊前问故书。”袁枚看后立即笑道：“此必琉璃厂也。”时任翰林

院庶吉士的林则徐在1816年正月初七日和正月十三的日记中分别写道，“上午剃头，赴琉璃厂，晚回”；“上午观厂，晚回”。早出晚归，一逛一整天，琉璃厂旧书摊的闻名程度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富察敦崇在1900年完稿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这样写道，厂甸“街长二里许，麇肆林立，南北皆同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周作人1935年冬在厂甸觅得此书时，也没忘记给厂甸续上一笔：“前得敦礼臣著《燕京岁时记》，心爱好之，昨游厂甸见此集，亟购归，虽只寥寥十三叶，而文颇质朴，亦可取也。”郑振铎在《燕京岁时记》题跋中也曾提到厂甸，“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，尤为百货所集；书市亦喧阗异常，摊头零本，每有久觅不得之书，以奇廉之值得之。余尝获一旧抄本《南北词广韵选》，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”。

当然，在我的印象中，最喜欢逛厂甸的还数鲁迅先生。国画家王羽仪在他的《旧京风俗百图》中这样题道：“鲁迅寓京期间，很爱逛厂甸，每年春节必去，而一九一三年集市的半个月间，竟去了七次。他去厂甸，旧书摊大概总是要去浏览一番的。”这话一点不假。两天一次，鲁迅先生在日记中不但把去的次数记得清清楚楚，还把购书册数和名称以及所花银两等写得一清二楚。

胡适于1937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教完课后，与毛子水一起逛了厂甸，但由于天色已晚，只买了几本书。2月24日，胡适又“与子水同游厂甸，只到土地祠一处，买了一些杂书”。这些所

谓的杂书，分别是《朱子百选》《晦明轩稿》《历代法书记》《封神演义》等，共计十本。一处就买了十本，可见胡适也是个真买家了。就在胡适与毛子水逛摊的次日，朱自清与沈从文、林徽因、杨今甫、金龙荪一行五人也把厂甸逛了一遍。朱自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“逛厂甸……今日为旧历上元节，西四牌楼一带，人如潮涌。”可见当时的热闹景象。

刘知秋在谈到《燕京岁时记》时说，富察敦崇对琉璃厂的描写，与他所见“大致相同”，但富察敦崇写得“过于简单”了。为什么刘知秋敢这样说？因为他“从1927年到1936年这九年中，过春节时，几乎天天逛厂甸”。他的兴趣爱好，也从小时候的“食品、玩具”，慢慢地变成后来的“旧书、旧画”，所以他对“厂甸的全貌，至今记忆犹新”。与之有相同经历的，还有家居琉璃厂附近的语言学家周祖谟，记忆中也是每年都逛正月初一到十五的厂甸庙会，从十六七岁起，开始“买起喜爱的古书来”。

其他还有诸如戴璐、陈康祺、叶昌炽、缪荃孙、周肇祥、姚华、张中行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等，无论是晚清还是现代文人学士，只要是到过北京的，几乎都逛过琉璃厂旧书摊。从他们的日记或笔记中，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他们在日记或笔记中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底蕴，更是一座精神家园，这座精神家园里浓浓的书香，将永远萦绕在我们心头。

